

国文老哥擅作小说,虽起步较晚,二十七岁却以《改选》名天下。惜哉,命运坎坷,蹉跎二十年,重返文坛,出手不凡,以长篇小说《冬天里的春天》《花园街五号》,中短篇小说集《第一杯苦酒》《危楼记事》等雄视文坛。他的小说视角,把社会和人生相统一,有将深沉思想蕴涵与浓郁情感色彩相映衬的艺术追求,既注重社会主题,又追求艺术形式的不断探索和变化,着力于社会生态和心态的揭示。有时,他会避开社会“主潮”,由生活的“变态”进入生活的“常态”,写出世间百态和社会的众生相。艺术上自然圆熟,疏淡有味,有一种极富个性的小说境界。故《冬天里的春天》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,《月食》《危楼记事之一》摘得全国第三、第四届优秀短篇小说奖桂冠。

大约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,有时与国文老哥谈小说创作时,他十分反感动辄就把“传世”“史诗”加冕给某某作品。他主张作品能否“传世”,得由后人来评定。他曾著文说:“正如现在我们大谈《红楼梦》的不朽,但与这位大师同时的脂砚斋,并没有宣称

三言两语

——医生的心里话

程蕾蕾

“程医生,我有糖尿病,但血压血脂都正常,为啥你说要排除有冠心病?”

因为糖尿病患者的死亡约75%都是由冠状动脉缺血引起的。

糖尿病病人胰岛素不足,体内代谢紊乱。升高的血糖会损害心脏和血管,容易引发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。

研究提示,糖尿病合并冠心病的患者,冠心病变更为广泛、复杂,进展更加迅速。与未合并糖尿病的冠心病患者相比,合并糖尿病的冠心病患者死亡风险增高,发生心脏性猝死的风险增加3倍。

所以,糖尿病病人得多长个心眼,不但要严格控制血糖,也要定期到心内科排查心血管并发症。

“程医生,得了冠心病,是不是非得放支架呀?”

那不一定。冠心病患者的血管狭窄程度不同,采取的治疗方法也不一样。

如果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不是很严重,血管狭窄也不厉害,一般建议服药控制病情进展。如果血管狭窄超过70%,就需要考虑植入冠状动脉支架。如果血管严重狭窄的范围很长,或者用微创导管方法很难疏通,或者病变位置不宜置入支架,那就要开胸做搭桥手术。简单说,血管越狭窄,方案越复杂,支架放不放、怎么放,多听听医生怎么说。

迷路、停滞、历险,是公路片的重要元素,不遭遇九九八十一难,很难取到真经,从这个意义上说,《西游记》是一部公路片。2016年里约奥运会前,看了巴西公路电影《中央车站》,海报上有这样一句话:一个孩子在寻找他的家,一个女人在寻找她的心,一个国家在寻找它的根。既是对电影的高度概括,也是对公路片意义的一种诠释——寻找。

凯瑟琳·德纳芙,在我的观影经验里是和“稳操胜券”画等号的。一部电影有了她,就有了光芒。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,她和朱丽叶·比诺什主演的《真相》大家都很期待,很多人不知道她在一部公路片里饰演过一个迷失方向的女人。

这次,风情万种的德纳芙看上去很落魄。得选选美冠军的女主人公和九十多岁需要照顾的母亲生活在一起,伴侣有了新欢,

有李白,唐诗凄凉,没有我李国文,小说依旧。

其实,国文老哥早就开始写文化散文了,我曾与同事谢欣欣为他开了散文随笔专栏,并将他的散文结集,在人文社陆续出版《中国文人的活法》等,集中写中国知识分子“士”的风骨德性,道义担当,血性良知,还有某些人无耻和丑陋的人格。其中“附录”“功能”系列,着墨不多,却让我们看透当代文人韦君宜、郭沫若、周扬、吴晗等人的灵魂。

我退休之后,曾受几家出版社之邀,主编了多套名家散文随笔丛书,在新华出版社主编的“金蔷薇散文名家新作文库”,其中铁凝、李国文等十五人各有一本,国文那本曰《唐朝天空》。

戊戌年,国文推出《李国文评注西阳杂俎》一书。《西阳杂俎》可谓唐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,举凡唐代流行的异事,从皇帝到书生及贩夫走卒各色人等,皆有所记,涉及社会生活、文化艺术、奇人异事、文人掌故,林林总总,记叙繁杂,堪称唐人笔记之典范。经由国文巧妙点化,便有了生命延续的传奇。鲁迅在其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说,《西阳杂俎》“每篇各有题目,亦殊隐僻”,国文却说,“因为隐僻,所以费解,所以好奇”。他的评注以通俗话语谈古论今,犀利透彻地赋予“隐僻”丰富的想象和阐释,使其呈现有趣、瑰丽和宏大气象,令人回味。

散文似茶,随笔如酒,读之如听清泉伴着松涛,得天然意趣。国文的散文随笔有白云苍狗、镜花水月、山高海阔,大千世界无垠天地,更有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良知,或金刚怒目,或怒发冲冠,或悲天悯人,或指点江山,读出他对家国民瘼的关切和忧患意识。窃以为国文散文之博大内涵已超过其小说,舍小说,操作散文随笔是一明智选择。正如诗人、杂文家邵燕祥所说:“他是急流勇进复急流勇退,进退之间,显示了多面手的潇洒”,斯言剖切中理,吾信哉。

谢,我们就和那些怀抱善意的人告别了。

看公路片像旅行,我们可以假想自己和片中人一样——放下手头的一切,短暂地从日常琐碎中抽离,在光影营造出的陌生世界收获经验,重新审视我们的

情迷公路片

万卿

生活,打起精神回到没有电影那么夸张也绝对压力不小的人生中。

这又让我想到了大卫·林奇导演的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公路片《史崔特先生的故事》,年迈的史崔特先生一个人照顾着智障女儿,当他得知远在他乡的弟弟中风后,执意要去见上弟弟最后一面,但他囊中羞涩又因眼疾不能开车,于是他开着一辆割草机出发了……一路上遇到很多

色,从你的视觉中俯仰而下,宛似多姿的“牛尾”;如果你换一个角度,从山脚仰视山坡,“牛尾”便不见了,只剩下古画家《牧牛图》中绿茵茵的山地;站在山头极目南眺,则又是一番景象,峭壁如削,怪石嵯峨,仿佛是一只巨大的牛头竖起了两只触角,姿态万千的黄山松相缀其间,似是神牯牛耸

神兮牯牛降

刘湘如

起的髯毛。万松随风摇动,瑟瑟作响,像听见神牛在憩息中的低吟……

多么神奇的牛山图,人们世代编织着有关牯牛降的神话——

牯牛降,牯牛降,降在不毛之地上。

秋河沥河两根练,遍地金银任流淌……

山里人希望丰衣足食,但财宝满山的富裕景象姗姗来迟。只是在落实了农村经济政策后,山里人才分享了富足的欢乐。

牯牛降是沥水和秋浦河的发源地和分水岭,天清气爽时,你会从山头上望见两条细白的脉管;风雨如晦时,变幻的山景又

在一条深深的巷子里,无意中发现一家卖扇子的小店,店主是一个仙风道骨的老者,写得一手好字。小小的橱窗上挂满各类扇子,竹、羽、纸、罗、绢、蒲,做工精致,画面唯美,山水人物在扇中游走,五千年文化凝聚在一方小小的扇面上,不断有行人引颈眺望。

一把把扇子看过去,有薛宝钗手中小巧的团扇,蝴蝶翩跹,花间扑蝶作戏;有李香君手中的桃花扇,国破山河在,一腔血染绯红;有周公瑾手中的羽扇,“谈笑间,檣櫓灰飞烟灭”;有二师兄肩上扛的芭蕉扇,赍头赍脑,虎虎生风;有杜牧笔下失意官女的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;有外祖母手中的蒲扇,酷暑盛夏,摇来凉风几许……

团扇“圆如满月”,多被仕女所爱。折扇人称“怀袖雅物”,多被文人钟情。每一把扇子都有自己的故事,或沧桑,或睿智,人间情味,点点滴滴,都在一把扇子上汇聚,五千年灿烂文明成就了扇文化。

扇,亦雅亦俗之物,可以是公子佳人手轻罗小扇,亦可以是市井小民乡野人家手中的蒲葵大扇。若是小家碧玉,穿一袭丝麻薄衫,持一把檀香小扇,袅袅婷婷,步步生香;若是文人雅士,扇骨可以不必是牛角牙片,扇面也不必流光溢彩,一把普普通通的折扇,已足显大气和风度。

外祖母最喜欢蒲扇。“蒲”这个字,有凉凉的水意,炎炎夏日,一桶冰凉的井水,一个矮脚小凳,一碗清爽的绿豆汤,篱边摇曳的大丽花,丝瓜架下欢实的虫唱,都会让夏天变得格外清凉。一把蒲葵大扇在手,轻轻地摇一摇,暑气、蚊虫、燥热、郁闷,统统被扇跑了……

若干年前,我还是一个小小少年,每天吃过晚饭后,跟着外祖母去乘凉。乡村的夏夜,静谧、安详,月光如水一样洒下来,给村庄罩上一层神秘的薄衣,忙碌了一天的人们,三三两两聚集在瓜棚豆架之下,大人们谈古论今,摇着蒲扇唠家常。孩子们则三五成群,抓着蒲扇,奔向野外。

我奔跑在田野小径,林间石径,河畔草上,那些小小的萤火虫,泛着点点荧绿的微光,犹如跳跃的珍珠,一直在前方不远处飞翔。我们不停地追逐,不停地欢笑,惊飞了树上的鸟雀,吓跑了河里的游鱼,困了,倦了,才舍得回去睡觉,躺在外祖母身边的凉席上,瞅着天上的星星发呆。

明月皎皎,星汉灿烂,虫鸣蛙鸣,在外祖母老掉牙的故事中,困意渐渐袭来,睡意朦胧中能感觉到外祖母一下一下节奏舒缓地摇着蒲扇,凉风习习,扇灭了心中的暑热,扇跑了随时准备俯冲下来的蚊虫,在恬淡寂静中,安然入睡。

光阴流转,岁月留香,蒲扇摇夏的时光早已悄悄溜走,蜕变成漫长岁月中一卷美丽的画册。

轻罗小扇,品水墨古韵。团扇别致,羽扇精致,折扇雅致,方寸之间,片刻之闲,历古至今,穿越时空的回廊,别有一番天地。山水清越,楼阁凸起,花鸟鱼虫,才子佳人,不朽传奇都在这开开合合之间。一把不起眼的扇子里,天地阔大,别有洞天,藏一个个不朽的故事,片纸尺素间,读盛世华章。

我最喜欢外祖母的蒲葵大扇,蒲扇大气,最是温老惜贫,轻轻一摇,摇来清风,摇来了快乐,摇走岁月。



夏之华 (油画)

焦健



花香弥漫

云森

花瓣有圆的,有星星一样尖着角的,有的则夸张地拉长了脸。最是那颜色,淡紫、鹅黄、水粉、雪白……都有其无法捕捉的风韵。我,没有闻花香,丁香花的香,在一季的时光里弥漫……

善良的人。这部片子和大卫·林奇诡异华丽的意识流风格非常不一致,叙事简练,克制煽情,尽管会透露出对人生迟暮的哀伤,但更多的是展现我们生而为人的一种倔强。

很多时候,我们走进电影院,仅仅带着对虚构的期待,并不企图从电影中找到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,然而两小时后,我们似乎总会有些长进。

无论是非典型性德纳芙,还是非典型性大卫·林奇,都在公路片里重复地诉说着一件事:出门时真正需要随身携带的东西,是勇气。因为人生,是单行道,我们一旦上路,就是驶向未知,没有回头路。

十日谈

影视中的真善美

责编:杨晓晖

明请看《有些瞬间,一旦撞击便永生难忘》。

蒲扇摇夏

积雪草

